

# 人间真情在 花自向阳开

观电视剧《人世间》有感

□进善

前段时间，热播剧《人世间》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人看着看着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周家父亲周志刚去世、周家母亲李素华彻夜守灵一同逝去的场景，更是令人肝肠寸断、悲痛不已。这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吗？这是现代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吗？都不是。这是当代最真挚、最纯洁、最高尚、最感人的爱情宣示！

周志刚是20世纪奉献中国“大三线”建设的杰出工人代表，他没日没夜奋战在偏远山区的工地上，几年无暇回家，以至于家里妻子病倒、孩子出事都不知道。在那个激情燃烧的火红年代，周志刚的经历并不罕见。在千千万万个周志刚背后，也有无数妻子儿女在千里之外艰难生活着，无怨无悔地拼搏挣扎着。这些家庭对相聚的期盼，一刻也不曾停止过！当因脑梗昏迷两年多醒来后时常犯糊涂的李素华，再次见到周志刚时，竟然笑着喊出了那句“他爸”。两位老人相拥痛哭的一幕，感动了电视机前无数的观

众。因为我们都明白，这个拥抱饱含着日久天长的思念和刻骨铭心的爱意。

我永远忘不了李素华为周志刚守灵的那个冬夜：李素华把孩子们“诳”进屋里睡觉，独自一人顶着严寒，坐在了已逝老伴的身旁。她双手紧握着老伴的手，发梢、眉毛、睫毛、身上，全是洁白的霜冻……这一幕，印证了“生不同死同眠”的那句老话。我们当然不提倡这种做法，但也确实为这份坚贞不渝、生死不离的爱情所震撼。

在成长过程中，周家孩子经历了颇多曲折、磨难、迷茫、委屈，父母与孩子之间，也有过误会、偏见、隔阂，但终究血浓于水，难以割舍的亲情促使周家祖孙三代相互牵挂、关爱。就拿李素华来说，大儿子秉义去建设兵团，她洒泪相送；小儿子秉昆下班回来，她嘘寒问暖；女儿周蓉离家出走，去贵州大山里追求与仰慕诗人的爱情，几年杳无音讯，她就坚持每年为女儿织一件毛衣……她那颗为儿女操劳的心，天地可鉴！但最

让她牵挂的，还是相濡以沫的老伴周志刚。她当然也有对孩子们和未来生活的眷恋，但天平另一端周志刚的分量更重，所以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勇气和胆识慷慨赴死。在李素华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女性的缩影，她的平凡与伟大，充满了人世间的烟火气，格外感动人心。

正如该剧主题歌中所唱：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世间的苦啊，爱要离散雨要下；世间的甜啊，走多远都记得回家……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在这片土壤，随万物生长……如今我们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人世间》在让我们感动之余，也给我们的奋斗之路注入了精神动力。

就像剧中吉春市委书记周秉义在棚户区光字片拆迁改造动员时所说：团结一心，其利断金！这正是：人间自有真情在，一生向阳花盛开！

## 初春花事

□徐茂明

眼下正值花开时节，我的脑海里总是回荡着那句“最是一年春好处”，思来想去，决定提笔写写初春的花事。

3月伊始，迎春花开启了“春花接力赛”的第一棒。正值乍暖还寒、冰雪未消之时，柔弱的迎春花最经不住春风的哄骗，偷来了太阳的颜色，吹响了春天的号角。迎春花是落叶灌木丛生木本植物，多被人连片栽种在公园的平地上，盛开时宛若一张金色的地毯；因其枝条纷披倒垂，也常被人植在挡土墙上，开成一道颇为壮观的金色瀑布。迎春花虽不及蜡梅粗壮挺拔，却不输其凌寒傲雪的风骨。

正当迎春花开得热闹时，玉兰的花蕾也急不可耐敞开了毛茸茸的“冬装”，开始吐露芬芳。想不到清丽脱俗、端庄稳重的玉兰，也会与活泼的迎春花争艳。若说凌寒傲雪，应有玉兰一席之地。玉兰端坐在高高的枝头，虽与阳光亲近，却直面风雪，饱尝冬日余威。它的花朵娇嫩剔透，在料峭的春寒里更显英勇无畏，越发使人心动。盛开在枝头的玉兰，如精美的灯盏，温暖着路过的人；又似一只只白鸽，扇动翅膀，搅动着春日的气息，唤醒了那些仍在蛰伏的春日精灵。

“杏花墙外一枝横”，杏花从来与惊蛰有约，亦从不迟到；与蜜蜂有约，更从不食言。蛰伏了一冬的蜜蜂早已饥渴难耐，杏花一夜盛开如繁星，敞开怀抱迎接这群甜蜜的“工匠”，邀请它们赴一场春日的盛宴。3月的花事，杏花可谓主角。杏花的美像极了春天的性格，温婉、灵动、热烈，它有着最让人舒服和心动的颜色，白中晕染着淡淡的红，宛如娇羞的少女。在有关春天的诗词里，杏花更是宠儿，文人对它的描述大都意境优美、惹人遐思，我就格外喜欢“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以及那句妇孺皆知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民谚云：桃花开，杏花败。杏花似乎自知艳不过桃花，洒落一场杏花雨后，就把春天的接力棒交给了桃花。“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花开至繁盛之时，梨花开始吐露笑意。3月底，4月初，“梨花风起正清明”，花事愈加繁盛。

## 娘做的小棉袄

□宗世强

俺娘是88岁时走的，她一生善良，不光令我们儿女怀念，也让四邻八舍的人念着她的好，因为邻居家不少孩子都穿过她做的小棉袄。

俺娘年轻时心灵手巧，尤其擅长针线活，我们姊妹五个，从小到大的衣服都是她亲手缝制的，所以尽管那些年生活艰苦，但我们姊妹五个的衣着始终整洁体面。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娘也老了，做衣服吃力，她就做各种坐垫、坎肩、护肩、鞋垫……除了吃饭睡觉，她每天都戴着老花镜坐在床上，忙活着各种针线活。娘做活时，我们做儿女的都喜欢在她身边陪着，说说家长里短，帮忙打打下手。那样的场景，现在回想起来，仍令我倍感温馨。

给刚出生的小婴儿做贴身棉袄棉裤，是娘的拿手活，她还有一套做棉袄棉裤的诀窍。比如：“没领，卡腰，身短，袖短。”这段说的是夹袄；“先穿袄，再穿裤，回

过脸来再扣扣。”这段说的是裙带裤。她老人家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都是穿着她做的棉袄棉裤长大的。我女儿从出生到上初中的十来件棉袄棉裤，都是她老人家量身定做、手工缝制的。女儿总说，奶奶做的棉袄棉裤贴身合体，穿着最是舒服。

娘给孩子们做的棉袄棉裤，用的都是上供的袍布。娘说，把袍布穿在身上，能保佑孩子长命百岁。每次给孩子做棉袄棉裤，娘都要多次清洗袍布，直至布料变得干净柔软。到了真正动手的时候，娘把老花镜一戴，画样、剪裁、细缝……宛如一位高级设计师。她做的棉袄棉裤保暖合身，孩子穿上还不耽误活动胳膊、腿儿，特别舒服。那年冬天，一位远房亲戚家里添了个女孩，娘听说后，连夜赶制了棉袄棉裤差人送去，亲戚一家感动得不行。如今，这个女孩已经大学毕业、工作成家，出落得聪慧又

漂亮。

娘的针线活做得仔细，特别是给孩子做东西，无论棉袄棉裤还是被子褥子，做好之后都要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亲手摸一遍，摸摸有没有遗落的针，以免扎到孩子。娘还教导我们，孩子衣服的袖口一定要做结实，绝对不能留线头。娘说之前听人说起过，一个刚出生的小婴儿，因为手指头被袖口的线头缠住，最终伤了一根手指。娘边说边叹气：“可怜了这么小的孩子呀！都是大人照料得不经心啊！”

娘在去世之前的几年里，紧赶慢赶，给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将来的孩子都准备了棉袄棉裤。这两年，她老人家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已陆续结婚生子。看着她老人家的针线活穿在了曾孙一辈的身上，我心里感慨万千——娘的手艺依然在福泽后人，我却再也见不着戴着老花镜、忙活针线活的娘啦……